



定海黃以馬

國命古
禘箸之三
書錄
卷五

鬼方攷

鬼方者鹵羌之國也其後種類最繁有尻於鹵北者有尻於鹵南者皆非殷商時之鬼方也易既濟高宗伐鬼方當指鹵羌之故地為說夏代雍梁二州之地皆以黑水為界殷之九州并梁於雍亦及黑水黑水在青海地與鬼方近為商先王經理之地故鬼方不服高宗征之試徵之史後漢鹵羌傳武丁征鹵戎鬼方三季乃克故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范蔚宗以易之鬼方即

史四

一

詩之氏羌也氏羌即漢志隴鹵郡氏道羌道等地在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以及青海皆古鹵羌所尻漢章帝紀克伐鬼方開通鹵域是鬼方為鹵域之羌也竹書紀季武丁三季周公季歷伐鹵落鬼戎鹵落鬼戎即鹵羌鬼方也文選揚雄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即鹵羌別種也試又徵之經殷武言管有成湯氏羌來王漢匡衡傳謂之成湯懷鬼方是氏羌即鬼方之種類也文王世子曰鹵方有九國焉九國即鬼國明堂位紂脯鬼侯殷本紀魯仲連傳並作九侯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九鬼同紐為雙

譬俗字古音九屬幽部鬼屬微部漢人讀九如鬼遂相通用如簋古文作𠄎从九聲軌亦从九聲洮泉之洮姦宄之宄亦从九聲並當讀冗酉切今俱讀爲居洧切由漢時九鬼同音而遞轉之也知漢時九鬼之轉音則史記之九侯卽明堂位之鬼侯可知而文王世子之鹵方九國卽漢書之鹵戎鬼方亦可知鬼方爲鹵羌之酋豪嘯強殷世高宗伐之三季乃克高宗旣沒勢又橫決周公季歷又伐鹵落之餘種至文王末季始來賓服洎周之衰勢又蕃衍其屬國在鹵北者爲唐突厥所自出在鹵南者爲羅施鬼國今之貴州地皆周衰後狡獪戢土

者初非高宗所伐鬼方之故國漢魏易注祇取卦象至朱子詩傳又疑殷武伐荆楚卽易之伐鬼方王伯厚申其說近惠定喩又引竹書世本以證說遂不脛而走今竊以爲不然竹書武丁三十二季伐鬼方次於荆三十四季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蓋鬼方爲氏羌之酋東滑中夏嘗與荆楚相犄角故武丁欲伐鬼方必先撻楚是猶齊桓伐楚必先侵蔡也竹書次於荆卽殷武之伐荆楚非鬼方國於荆也世本言陸終氏娶於鬼方生六子其六曰季連半姓是楚亦陸終之後非鬼方後何以見鬼方之在荆乎如以陸終娶鬼方謂當在荆地則齊侯

納蔡姬亦可謂齊在荆地乎近之詁經者又謂詩之氏
羌卽書之羌髡文王世子之九國卽庸蜀羌髡微盧彭
濮及鬼方諸國此又不然武王言九國明屬鹵方何尋
以南蠻解之且曰君王其終撫諸是時猶未撫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南蠻近國之地時尙未撫乎詩亦
何以歌二南乎是眞尙賸之見矣或又謂詩覃及鬼方
毛傳訓爲遠方易之鬼方當依釋文鬼遠之訓此又不
然蕩詩覃及鬼方與抑詩用邊蠻方同鬼方卽易所伐
之鬼方蠻方卽春秋所執之蠻子二國在周初最强詩
舉強國以見四夷之賓服也毛傳訓遠於義已迂若易
曰伐曰克尤必專指一國如渾言遠方豈高宗統遠方
而盡伐之克之乎或又謂紂三公之九侯卽鬼侯亦卽
鬼方之侯是又不然曲禮曰其在東夷南蠻鹵戎北狄
雖大曰子鬼方鹵戎不尋僂侯且據史記徐注及正義
鬼侯城在漢魏郡今之河南彰德府鄴縣鬼魏古今字
鬼侯與鬼方兩地迥別或者以鬼侯鬼方之同字九侯
九國之互證遂牽合爲一地亦爲未審

夫椒攷

惠定宥左傳補注云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
縣鹵南太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尋之杜以爲太湖

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尋一旦夫瑩以報越爲志
又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地近在太湖中按賈以
夫椒爲越地徧攷古書越地並無夫椒名當以杜注椒
山之說爲是但國語言越境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
東至於鄞鹵至於姑蔑吳越春秋言吳王增越封鹵至
於橈李北至於平原禦兒在今嘉興石門縣橈李在今
嘉興嘉興縣平原在今嘉興海鹽縣越之疆界並不
於太湖夫椒之敗越伐之也左傳哀公元年季吳敗越於
夫椒與公敗齊師於長勺公敗宋師於乘邱同例皆敵
師在我地而我敗之也史記越世家曰越欲先吳未發

史四

四

往伐之范蠡諫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
敗之夫椒據此夫椒之戰是越往攻吳則夫椒爲吳地
甚明夫椒之敗越語以爲敗又湖則夫椒在太湖中也
賀循會稽志曰包山鹵北曰夫椒夫椒山在太湖中洞
庭山鹵北與杜注合則夫椒與椒山一也吳本有報越
之志越先伐之夫椒一敗乘勝直趨會稽蓋吳之蓄銳
養精已有季矣自夫椒之戰主客不分而夫椒之地說
遂紛歧惠氏據司馬貞說誤以敗之夫椒爲吳之往攻
越於事勢多牴牾遂謂夫椒不在太湖中則越語敗又
湖之語何以解之且吳越皆用水師自伍胥教吳叛楚

始習步車之戰左氏內外傳吳越春秋越絕書皆可考見吳越相爭用舟師不獨夫椒一戰謂太湖椒山非戰所尤一孔之見也常州志夫椒一名秋山在蕪錫縣太湖濱此傳譌不足據水經注通典謂夫椒卽包山說亦微誤包山在吳縣之鹵南夫椒山在包山之鹵北

上地攷

趙策蘇秦說趙曰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史蘇秦傳亦載其語正義曰河外同萇等地上郡在同州鹵北張氏琦作釋地曰上郡當佗上黨宜陽與上黨隔河連近若上郡太宜

史四

五

陽遠矣按韓地不至上郡且上郡與宜陽又遠不相及正義緣文爲釋固失之矣張氏改上郡爲上黨攷韓上黨道由懷慶不由宜陽則亦非也上郡當佗上地効宜陽則韓之上地絕韓策張儀說韓曰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其明證也

張儀語見韓策史本傳

河外者河之南卽

今開封府汜水縣等處其河北卽古河內地也云道不通者曠上上地言魏亦有上地魏文侯以李悝爲上地守芒苻謂魏王曰王所慕者上地秦所欲者長平王屋是也河外割則魏之上地亦不可通與韓策張儀說韓塞成臯絕上地之語亦相符合成臯卽虎牢在汜水縣

鹵也又攷之國策史傳周有上地秦亦有上地蓋韓魏
尋之於周秦又尋之於韓魏也晉周公營河南以爲郡
謂之王城戰國時所謂鹵周也又營洛陽以尻殷之頑
民謂之成周戰國時所謂東周也通鑑成周爲周之下

都又因以王城爲上國其王城鹵地曰上國之地亦曰
上地故燕策曰周之上地有丈夫宦三季不歸是也戰
國時韓魏地逼王城遂有周之上地故蘇秦張儀游說

韓魏竝以上地爲言嗣後秦又蠶食諸國尋韓魏之上
地故趙策曰秦蠶食韓氏其死土皆別之上地史世家
之秦紀曰以魏韓上地爲一郡是也今本作與魏韓上
庸地爲一郡與乃

史四

六

以字之誤庸字衍文上庸地屬楚非
屬韓魏大事記改作南陽郡尤謬 古地志未詳上地
之名而注家但云地之上流不言其在何許或又疑上
地卽上郡不知上郡或有上地之名而史策諸言上地
要不可混之上郡也何則戰國時周韓疆域未至上郡
有國策史記班班可攷而周有上地韓有上地則上地
必非在上郡明矣

釋輓輪蒲輪

白虎通義云天子臨辟雍尊三老謁者奉几杖授安車
輓輪供綬輒授陳卓人疏證云書傳略說作乘車輓輪
鄭注云言輓輪明其小也案說文輓藩車下庫輪也輪

卑則車安輓輪當為韃輪陳氏此說其不然與竊攷劉昭注禮儀志引孝經援神契及應劭漢官儀竝作安車輓輪後漢明帝紀蒼老詔文亦同說文木部楸字下作奕輪玉篇又引作輓輪則漢自有輓輪之制初非韃輪之誤亦無由破為韃輪也但輓輪之說亦有二一宋均援神契注以為輓輪以蒲裹輪一許氏說文云楸柔木也工官以為奕輪奕輓古今字攷史漢稱蒲輪者甚多亦謂之蒲車明帝詔安車輓輪其綬輒授直用援神契文字作輓輪自與蒲輪有別當依說文去訓凡車輪多用檀檀諸木為之其木性剛剛則遇石相擊人必動搖

不尋安安車者所以安其人也鄭注曲禮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後漢續輿服志云小使車不立乘朱班輪四輻小使車卽安車也其輪內函四輻外以柔韌之楸木為之輞所以為輓輪也然輓輪不足以致遠惟近處官中用之其徵四方耆士自用蒲輪故史傳於迎老叟之安車曰輓輪其徵士遠方必別之曰安車蒲輪所以明其制之異也蒲輪宋均司馬貞顏師古輩竝謂以蒲裹輪其說亦曲蒲柔脆之物不耐漸磨詎可裹輪或者引漢儒林申公傳以為之證殊不知申公傳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申公以蒲裹輪四字係注家之言

誤入正文者也武帝紀佗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申公
史記儒林傳佗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竝可互證
蒲輪史漢常用字何煩自解其義而云以蒲裹輪也且
輓輪爲漢制而蒲輪自古有之漢武帝議封禪已有用
蒲輪之說其字宜讀如蒲伏之蒲蒲伏卽匍匐異文蒲輪者卽
鄭遂師注所謂輪之追地而行者也尙書大傳謂之輪
輪輪卽輪字鄭禠記注云輪讀爲輪輪崇蓋半乘車之
輪說文輪蒲車下庫輪也庫義同卑鄭許一義也輪小
而卑則車輕而安安旣利人輕亦不致傷木石故封禪
用之蒼老亦用之然輪卑不僂馬攷工記云輪已庳則

史四

八

於馬終古登隨也史循吏傳叔孫通爲楚相民俗好庫
車王以爲不僂馬與攷工記語合而安車意主安人不
顧馬其平時任載之車自用高輪而以彊韌之木爲之
釋輓輪蒲輪二

漢奕輪之制注家未檢許書而以蒲輪當之其說固非
矣而注許書者又多附會其辭一以奕輪爲古法而以
攷工記比傅之反失其本制一誤信山海經郭注櫛剛
木之說而以性堅質韌調和之又失其木材說文櫛柔
木也工官以爲奕輪此據漢制言之也其字與棹相次
云棹木也可屈以爲杆者竝以柔木類絃而柔木之名

獨繫之楸者明楸木尤柔韌之至者也柔與剛相反其
不與楨剛木反比者楨爲剛木之通稱而楸爲柔木之
專名非其類也近人有據爾雅抱迺木以爲楸是柔木
之通名如其說楸當與楨類敝矣漢貢禹傳方今三工
官費又千萬注云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百官志云郡
縣工多者置工官此引工官奕輪與庠下引禮官蒼老
括下引鹽官取鹽同例皆據漢制言非指攷工記爲文
也徐楚金直以輪人職當之輪人豈有奕輪之文邪且
許書引攷工記並曰周禮如車部鞮鞻鞞諸字手部掣
字火部熯字人部僇字口部罷字引周禮皆其證未有

變其文謂之工官者工官者漢官也工官旣爲漢官則
奕輪爲漢制可知矣說者謂攷工輪人輶輪皆屬奕輪
豈其然與或者用山海經注楸爲剛木以反其說或又
謂楸之性堅而質韌郭以性言許以質言佗調人之論
殊不知宋儒言人分性質已蹟有煩言而木更無性質
之可分也郭氏以楸爲剛木者彼徒見山海經多以楸
杻楸檀連文中山經岨山岐山玉山葛山繁嶺之山鮮
由凡山文凡七見管子地員篇又佐又橐
兩土皆
宜楸檀注北嶽山之剛木旣以爲檀柘之屬遂并楸亦
以剛木目之攷攷工記曰陽木楨理堅陰木疏理而
柔堅屬陽韌屬陰毛詩將仲子傳云檀疆韌之木是木

之剛柔調者也郭注專取其彊謂檀剛木與高注淮南
時則訓專取其韌謂檀陰木同屬一偏且柎古文柎字
見說文爾雅柎櫬說文櫬柎也其木亦剛柔調者陸氏
詩疏謂之牛筋今俗猶有斯稱或又謂之堅柎樹工入
用以爲斧鑿柄凡用木皆取其韌而有彊韌柔韌之別
車之木惟取其彊韌者爲之故詩之伐檀二章謂之伐
輻卒章又謂之伐輪是古人輪輻用彊韌木之證也漢
時任載之車亦然知者鄭注輪人斬三材云今世轂用
襍榆楅以檀牙以楹是漢車之輪皆用彊韌木之證也
其取柔韌之木以爲奕輪者惟施之安車故後漢明帝

史四

十

紀養三老又夏詔有安車輓輪之語安車者利在安老
非以任重也奕輪者於近地用之非以致遠也攷漢養
老夏之禮先吉日老夏皆齋于大學講堂其日天子乘
輿先到辟雍遣使者安車奕輪迎老更天子迎于門屏
交禮見後漢續禮儀志是奕輪行諸近地之證也其遠行自用

蒲輪焉霍光傳太夫人顯佗乘輿韋輦絮薦輪侍婢以
又采絲輓顯游戲第中晉灼云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
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後漢續輿服志天子乘
輿輪皆朱班重牙重牙者其謂牙外又薦以韋絮與

劉注

未詳此又乘輿奕輪之異于安車者也而奕輪之用楸木

者必施於安車許曰奕輪其爲安車可知也安車又不
必皆奕輪故史傳記安車必以奕輪蒲輪別之此又其
大文之各有當者

釋囊橐

囊橐皆裹物之具古多渾言無別毛傳小曰橐大曰囊

亦未詳其制陸氏釋文引說文云有底曰橐無底曰囊
與今本說文不同史記索隱引埤蒼云無底曰橐有底
曰囊說又歧异案國策高注亦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
陸氏所引說文必係六朝善本說文橐字下當脫一曰
有底曰橐無底曰囊十字橐囊也从橐省石磬囊橐也

史四

十一

从橐設省磬二字互訓以見渾言無別下又載一曰有
底曰橐無底曰囊以見對文有异橐之制與治家所鼓
鑪橐相似兩端緊括洞其旁以爲口受籥吹坐以銷銅
鐵故老子謂之橐籥亦謂之排橐夜行之櫟亦取象于
橐虛其中而鏗其旁其磬始響故其字从橐形磬相兼
橐之兩端皆有底其口在旁既實其物中舉之物在兩
端可以擔之亏肩故秦策曰負書擔橐若囊可云負不
可云擔也

策本亦作擔囊誤

橐可擔之亏肩其大者或亟之車

故齊語謂之亟橐說文橐車上大橐若囊不可亟亏車
載之而已爲囊之中實不若橐之受物在兩端其中虛

也臥其橐如駝峯故上林賦謂之橐駝橐之受物既盈其口難括又設聿以紐之故說文云韞橐紐橐之制有底則橐無底可知橐之兩端無底如今書帙曰書囊亦無底也橐既無底中實其物括其兩端內物不出故坤曰括囊九家逸象坤為囊坤畫六斷如囊之無底也則橐其離象與或說橐今纏腰下者直以搭腹當之搭腹古作袒腹見集韻亦作袒腹見廣雅仿有褱袴為之故古謂之褱褱橐之制如今擔肩之錢袋古亦謂之勝方言勝儻也今江東呼儻兩頭物為勝與搭腹迥异或又說囊今之有底袋上侈其口直以哆口袋當之袋或作帛說文作勝帛勝一聲之轉如臙或作黛臙或作蛾之比渾言之囊可偁勝見說文橐亦偁勝見方言析言囊兩端無底橐兩端有底勝一端為底一端為口其制异囊橐與勝各有大小橐之大不及囊見毛傳囊之張大謂之囊見說文囊字从缶缶容四斛見小爾雅及注勝與帛同容三斛見說文其大小亦异

論八風

易通卦驗曰太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大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大秋涼風至秋分闡闡風至大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許氏說文曰東方曰明庶風東南

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鹵南曰涼風鹵方曰閭闔風鹵
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凡八風之氣
應乎八卦通卦驗以八節言八節者卦氣之所主也說
文以八方言八方者八卦之方位也八卦亦分八音八
風之從律而不姦亦以八風應節而不亂服注左傳曰
八風者八卦之風也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
莫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
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閭闔高誘
注淮南子略同蓋八音通乎八卦而八風從律而應之
故古有八風應八卦之說白虎通曰八風所以象八卦

陽大於五極於九九四十五曰變變而為風距冬至
四十五曰條風至四十五曰明庶風至四十五曰清明
風至四十五曰景風至四十五曰涼風至四十五曰閭
闔風至四十五曰不周風至四十五曰廣莫風至其所
說風至之期本於淮南天文訓與通卦驗合而與史記
律書不同反復參之又知其說之實相通張氏舉文所
圖為謬也史記云不周風鹵鹵北東壁尻不周風東而
東之至於營室東至於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於十二
子為亥廣莫風尻北方東至於虛東至於須女十一月
也律中黃鍾其於十二子為子東至於牽牛東至於建

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其于十二子爲丑蓋不周風至
在太冬日奎五度故云東壁亢其東至大雪末危度止
故曰東至于危凡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在冬至日危二
度故曰東至于虛至大寒末斗度止故曰東至于建星
凡四十五日張圖霜降不周風至大雪廣莫風至太早
十五日非也廣莫風止于建星張圖止于牽牛與本文
違尤非也史又曰條風亢東北南至于箕正月也律中
太簇其于十二子爲寅南至于尾南至于心南至于房
明庶風亢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爲卯南
至于氐南至于亢南至于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于十

史四

酉

二子爲辰蓋條風至在去春日斗十二度故南之曰至
于箕至雨水末心度止故曰南至于心凡四十五日明
庶風居東方五字定南至房之上明庶風至在春分

日心初度故曰南至房至清明末入軫尙淺故曰南

至於角凡曰至於某者必及星度之半凡四十五日張圖大寒初條風

至太早十五日明庶風穀雨末止又太短十五日非也

史又曰清明風亢東南維鹵之軫鹵至于翼四月也律

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爲巳鹵至于七星鹵至于張蓋清

明風至在去夏日軫十一度故變其文曰鹵之軫明其

鹵皆軫度也不云鹵至于軫明其至日卽在軫度也王氏

讀書襍志云當作
鹵至于軫大誤

至芒種末張度止故曰鹵至于張凡

四十五曰張圖清明節清明風至亦太早十五曰非也
史又曰鹵至于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尻南方其于
十二子爲午鹵至于弧鹵至于狼此文與諸書違異當
有錯簡竊以本書例之景風尻南方又字當在鹵至于
注之上凡史記于八風之至必言其月今此景風獨無
月一可疑也又史記凡言律中之下卽繼以十二子之
月此節律中蕤賓之下不言其于十二子其于十二子
爲午之上又不言律中揆之全例不合二可疑也史記
凡言某風尻某方皆尻方之正中者言景風尻南方必

史四

五

在午位之中可知依今誤本推之則景風之位偏鹵在
午末三可疑也今移景風尻南方又字于鹵至于注之
上則諸疑盡釋而每風四十五日之數亦符矣蓋景風
之至在夏至日張三度故鹵之日至于注柳入星
一日注至大
暑末井度止故曰鹵至于狼狼在參之東
南與井近亦四十五日

張圖清明風止于夏至星一度值六十餘日景風至在
柳十五度值二十餘日遲速相去遠矣史又曰涼風尻
鹵南維六月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爲未北至于罰
北至于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爲申北至于
濁北至于酉八月也律中南呂其于十二子爲酉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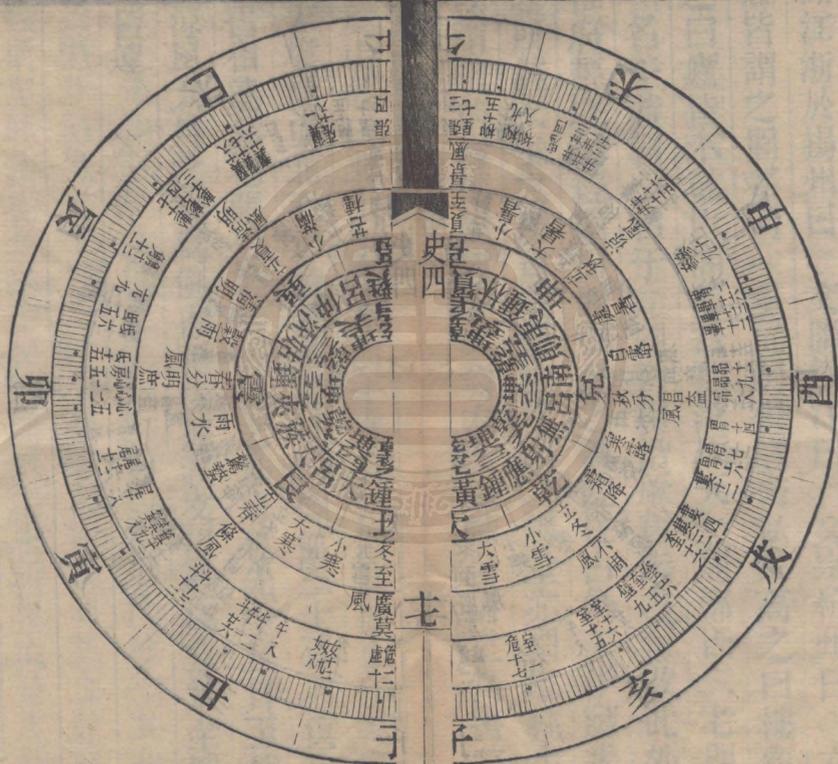
亦有錯簡凡一風值四十五日凡一月半故再一風舉
一月後一風可舉兩月斷無一風連舉三月之理六月
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爲未十四字亦宜繫于景風
蓋涼風亢鹵南維六字又誤置在上也涼風至在大秋
日并十五度故北之曰至于罰至白露未昴度止故曰
北至于雷雷卽昴亦四十五日張圖因涼風六月之文遂
於大暑初起涼風亦太早十五日涼風值六十日亦與
諸書違非也史又曰閭闔風亢鹵方北至于胃北至于
婁北至于奎九月也律中蕤射其于十二子爲戌蓋閭
闔風至在秋分日昴八度故北之曰至于胃至霜降奎

史四
去

度止故曰北至于奎凡四十五日張圖閭闔止于寒露
末婁度與北至于奎語不符且閭闔值三十日亦與諸
書相違非也張圖於二分日之外每風先十五日至據
涼風六月之文爲例也張氏據誤文以爲例宜其全圖
皆違

日并十五度故北之曰至于罰至白露未昴度止故曰
北至于雷亦四十五日張圖因涼風六月之文遂
於大暑初起涼風亦太早十五日涼風值六十日亦與
諸書違非也史又曰閭闔風亢鹵方北至于胃北至于
婁北至于奎九月也律中蕤射其于十二子爲戌蓋閭
闔風至在秋分日昴八度故北之曰至于胃至霜降奎
度止故曰北至于奎凡四十五日張圖閭闔止于寒露
末婁度與北至于奎語不符且閭闔值三十日亦與諸
書相違非也張圖於二分日之外每風先十五日至據
涼風六月之文爲例也張氏據誤文以爲例宜其全圖
皆違

改定張圖



論書院

國朝四庫書藏 文淵閣後又繕寫三分分儲 文溯

文源 文津諸閣乾隆四十七季又繕寫 四庫書

儲江浙於揚州曰 文匯鎮江曰 文宗杭州曰 文

灝皆謂之閣名同 皇侃嗣後藏書私家高之曰樓質

之曰廬皆不敢以閣名吾郡范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

一名于勝朝一名于 國初相沿厥舊未之有改此外

惟府縣之尊經猶曰閣焉今之書院在古為天子藏書

之所其士子之所肄業者在漢謂之講堂亦謂之精舍

或謂之精廬萼陽國志文翁大文學精舍講堂為書院

史四

六

之權輿而其名實始于唐開元之麗正麗正本曰修書

院乃乾元之舊殿後又改為集賢殿書院其制與漢之

東觀蘭臺等初非士子肄業之處此猶今之 文淵諸

閣也至宋有白鹿石鼓嶽麓應天府四書院 石鼓建于唐元和開

白鹿建于南唐升元中其初皆不名書院 又別有蒿陽茅山書院其地不在

朝省而有天子之賜書故額之曰書院其書不能如今

文匯文宗文灝之富而謂之院亦猶今之稱 閣也

沿及南宋講學之風聿盛奉一人以為師聚徒數百其

師既沒諸弟子羣尻不斂討論緒餘習聞白鹿石鼓諸

名不復加察遂尊其學館曰書院其地乃私尻也其書

之有不可尋而知也其師開館授徒不啻漢之大精舍設教也其學黨同伐異互相標榜亦不減漢之守家法而有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之蔽也于是洪容齋謂學校書院竝大非盛政明張大岳遂令天下書院一切罷燬揆其意在振學校而一風教而學校卒不振好古之士無以勤講貫資觀感爲害滋大吾謂學校興書院自無異教學校衰書院所以扶其敝也洪張所言豈通義哉第自明季以來制藝日盛經史日替所肄之業四書文八韻詩所誦之長鄉大夫之耄而無學并經史之名不能悉數有文教之責者爲之滋思又以今之書院弊

史四

五

已積重習亦難返爲之經營勝地構造新館選績學之士講論其中若阮文達之課士其最著也然文達于浙日詁經精舍于粵曰學海堂皆不曰書院非有見其命名不典與吾友朱宥夫視學湖南欲述文達之所爲有人來告以事余謂之曰其名取吾浙之精舍其規則取學海堂請以斯語達宥夫後宥夫顏之曰校經堂一取諸文達之治粵云

歷代聖賢畫象書後

士生數千百載後古聖賢形容警歎邈乎不可接讀經傳子史緬懷古管結諸心形諸色髣髴一二亦難言也

尋觀舊所遺圖象庶有愈於恍惚而神明之及交乎攷

圖象之佻昉諸般之武丁

書說命序及國語

至周后稷廟鑄金

人明堂四門墉畫堯舜桀紂及周公衰成王圖

家語

其事
聿盛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

景時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

又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取俾精妙

王逸少帖

桓帝

永壽三季修魯孔廟又改畫聖象

韓勅修孔廟後碑

靈帝光和

元季置鴻門學亦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

蔡邕傳

魏曹

植有名畫贊上自又帝三王下至漢高文景武閔及名

臣賢妃

類聚初學記御覽

為歷代聖賢畫象之權輿後人遞相

史四

三

傳授續以後代明君良相紛紛鑄出議者以為豐瘠黧

黃任工巧拙為之難以為據然伊尹之貌合亏晏子春

秋張良之狀合亏司馬史記當時工人繪圖必有學士

授以意唐宋諸象更為有憑退之疏須不佞韓湘之容

東坡少髯獨符泂酌之象世俗沿譌未可據以輕議今

杭州府學有石刻孔廟聖賢象為南宋之故物明紹興

郡齋有木刻歷代聖賢圖帝王自伏羲至宋甯宗附以

昭明太子及閩王凡四十八名臣自倉頡至元許衡凡

六十八人人各一象為元明之故物成化二十三年推

官周進隆為郡齋像久剝倉重新諸石至今猶有摹本

行世而正統三季東吳張洪題聖賢像云洪嘗丐鞏昌府學見諸聖賢畫象皆施繪事目采照耀今見高宗哲集聖賢象鐫諸琬炎可謂極備則圖象不獨杭州紹興有之重刻諸石亦不獨周進隆爲之也管吾郡范氏天一閣有歷代帝王名臣象亦繪畫之施采者粵匪亂後轍失大半今太守細文宗公尋全帙丐某地爲明藩益王藏本帝王中增宋理宗元世祖二象名臣中增孟子徐穉蔡邕關羽鍾繇長孫無忌魏徵褚遂良虞世南張巡李光弼賀知章元德秀陸贄陸龜蒙趙普曹彬呂蒙正張泳富弼文彥博范仲淹歐陽修胡瑗李觀劉燾米芾徐積朱松陸九淵黃榦文天祥謝枋粵吳澄郭律楚材劉秉忠姚樞劉因三十八象而少呂蒙杜預王導謝安謝元陶侃其神色與范閣藏本悉同周進隆摹本雖未施采其形骨亦相肖知當時圖繪自有所受之矣抑又攷之歸震川跋仲尼七十子像云宋恩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秦檜記此石刻之在杭州者嘉靖初之象別有贊有序又有傳據李荇奉教序圖云內出孔聖畫真一軸歷代君臣圖象一帙命揀宏文館員製贊以進仍命臣荇序之則象後贊語係明館士所爲也張洪題象又云高宗哲集聖賢象略具事實於各人之上俾後人

考知其詳則今象後小傳高宗哲爲之也太守宗公爲
舊傳贊不著名且嫌屬辭之未工因改撰之其文與舊
本異象之規模仍諸舊云

其季八月自杭垣回甯波見太守宗公索觀聖賢像
乃以明益藩本紹聖郡齋摹本及明代明良遺象見
示以周謂古人畫象祇用摹鉤其施赭粉者後人之
踵事增藝也形容之黥皙衣服之朱纒工人任意爲
之恐爽其實太守曰將繪副本盍爲我誥正畧失歸
校數條以質

諸葛武侯勸攻劉琮論

史四

三

武侯在隆中爲先主計畫大局其言曰跨有荆益保其
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將荆州之軍以向
宛洛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先主漢善其言則蜀之欲
尋荆益二州其處心積慮非一日矣建安十三年曹操
南伐劉表表死子琮以荆州降武侯勸先主攻劉琮荆
州可有陳志諸葛本傳不載其謀而附見于先主傳先
主以表託孤之故而曰吾不忍也魏晉閒議論此事大
都如習鑿齒之見皆躉先主而不直武侯孔衍作漢魏
春秋漢爲之諱乃易史文作或勸以爲非武侯策裴氏
注陳志司馬編通鑑皆以孔衍之說爲然至程子朱子

乃以先主之不攻劉琮爲失權後之論者遂力斥先主之坐失機宜夫以漢之土地降賊臣操是琮有可攻之道也先主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是琮有易劫之勢也荆蓋之取定計于隆中是先主未嘗忘情于荆也以託孤而不忍不過英雄善欺人借此美語以籠絡荆州人土而已劉璋何負于先主先主卒襲而有之是先主亦未見有愛于琮也以久恩奪荆之雄才而值此可攻之時以未有愛琮之實意而當此易劫之勢時卽有以荆州不宜攻諫者亦將謂搖惑軍心斬之以徇則荆州之取初無待武侯之勸矣勸之而猶不從此無它其心實

恫于操兵耳操之南下也兵數十萬氣燄甚盛先主部下之兵不過數千奪琮不難拒操非易與其旋昇而旋失何如養晦以待時先主計之輒矣而謂先主之不攻全昧事機哉論者又謂降操之日荆州人士之去琮而附先主者十餘萬人昇十餘萬之勇力其勢足以敵操故武侯有此勸此亦似是而非之論也先主聞操兵至宛急引眾避鋒意欲趨江陵以自保及抵當陽操以五千騎追之時先主有十餘萬之眾不戰自潰致妻子不能相顧而謂一時附從之眾可當操之全軍未敢信也然則武侯之勸非其實與是又不然隆中之對已勸其

君取荊州矣豈有此易劫之勢值此可攻之時而不爲其君勸哉操以秋七月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子琮屯襄陽先主屯樊九月先主引兵走過襄陽而琮已遣使請降於操時操軍猶在新野也武侯之勸先主在過襄陽時襄陽去新野尙有三百數十里非四日不能至於此數日內號召荊州各郡勢或足以一敵卽不能敵終失襄陽而荊州固劉氏之荊州不至盡入于曹氏也其後赤壁之勝與吳分地是亦分劉氏之地以畀吳非在取之於孫氏也則當日先主之取荊州可不言僭而異曰孫氏之議荊州亦無可言索要何至彼此紛爭器名郡

史四

十四

陪大將一蹶幾不克復振也此武侯有先幾之哲而先主之所不及料也夫

子敍

襍著之四

定海黃以周

太公金匱敍

漢藝文志道家有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
十五篇總之為二百三十七篇儒家又別有周史六
六篇世之所傳六韜說者謂卽周史所述宋儒已斥其
書俚俗不古而陰謀金匱不著錄於漢志尤爲人所鄙
弃近孫淵如校栞六韜力辨宋人無識不深究古書意
枉矯枉又不覺言之過正焉後世所傳太公諸書純者
純駁者駁本不出於一手漢志原注云呂尙爲周師尙

子

一

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此語甚當
讀者慎擇之弗輕詆矣弗阿好也金匱古人本傳金版
逸周書大聚解云召昆吾治而銘之金版莊子徐無鬼
篇文商請金版六弢陸惠明音義引司馬崔云金版六
弢皆周書篇名六弢卽六韜顏師古注言之金版卽金
匱之舊名文選注引金匱之言曰請著金版其命書之
義也漢志不著錄者書已在二百三十七篇中陰謀卽
八十一篇之謀金匱亦卽七十一篇之遺言也隋書經
籍志金匱二卷今輯其逸文僅尋八十餘事刪其重複
并其零碎定爲二十六事存之

魯連子敘

自古隱逸之士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其志尙
矣然樂己之樂而無憫斯世之心適己之適而無濟天
下之才有魯連子其恥為之一洒馬竹吾輯其書又謂
愜意在勢數未能純粹合聖賢之義夫聖賢之義誠未
易幾也而以尙勢數少之隘矣孔子大隨時之義孟子
亦惡智之鑿勢數之術譬若門關舉之而便可以一指
持其中不便則兩手不能關此與聖賢大隨惡鑿之義
有何別漢志儒家魯連子十四篇隋志魯連子五卷錄
一卷唐志一卷意林仍云五卷從庾仲容子鈔之舊題

子

二

也今重輯其逸文唐宋注家類書家所引其文多同於
國策則國策所載魯連子語皆取諸其書也爰合編之
據意林所錄之次弟而以義之相類者比焉

范子計然敘

漢藝文志范蠡二篇屬兵權謀其師計然治陰陽家言
漢志未收後人併合兩書於是有范子計然之名計然
一作計倪一作計倪倪形近倪然音近其言行具詳
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史記貨殖傳亦采其陰陽家言一
段其別有書明矣晉蔡謨以為越臣無計然蠡亦無是
師或又謂計然本無書俱可謂之不學計然之書又別

有萬物錄漢書貨殖傳注引皇覽及晉中經簿云計然
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
身事之其書有萬物錄箸区方所出皆直述之此錄專
識物產與說陰陽書又別馬氏意林從梁庾仲容子鈔
舊題云十二卷竝是陰陽厯數是六朝初已并計然陰
陽書於范子中矣賈恩魏齊民要術引蜀椒出武都秦
椒出隴鹵天水李善文選注引玉英出藍田白紬縠出
齊魯是六朝末又合計然萬物錄於范子中矣舊唐書
經籍志入区行家云范子問計然十区卷時彌遠卷彌
增其書又為後人屢越而增益者不少矣馬竹吾輯是

子

三

書體例既嫌未善且據鄭樵通志氏族略宰氏注蠡師
事計然姓宰字子文以為漢志有宰氏十七篇即計然
書遂入之農家尤謬范子計然竝宜屬兵家漢志兵家
有權謀有陰陽今重輯是書合鈔國語范蠡謀國事首
尾完善蓋即漢志蠡書之一越絕書枕中篇獨併范子
與他篇舉蠡名者異即取諸范子本書齊民要術引范
子曰堯舜禹湯皆有預見之明雖有凶季而民不窮王
曰善以丹書帛致之枕中以為國寶其文即出此篇可
證也今合鈔之於曾以存漢志兵權謀范蠡二篇之舊
意林第一節引范子師事計然事當屬計然書計然在

諸臣中季掇少官掇卑范蠡卑身師事心折其人其言
必有以自立越絕書內經一篇述其論陰陽事與國語
范蠡謀國文法如出一手史記齊民要術引計然文與
此篇大同小異此必計然本書之一故并錄之吳越春
秋所述范蠡計然多鄙俚事大抵刺取小說野叟今擇
其言之近正者附注各篇之下恐非本書之文也唐宋
箋注類書家有引范子計然者大抵計然書也故竝附
諸後以存計然陰陽書之舊其數物產所出多屬後代
郡名明係後人羈蓋之證別附卷末以見此書不盡出
計然且以明計然萬物錄本別爲一書

隨巢子敘

子

四

漢志墨家隨巢子六篇隋唐志竝云一卷意林同隨巢
爲墨翟弟子其書如言鬼神灾祥圍發墨子明鬼之義
夫鬼神者聖賢之魂魄爲之也魂魄合而爲人故禮曰
人者鬼神之會魂魄離則人死故禮曰魂氣升於天形
魄歸諸地升於天者爲神歸諸地者爲鬼故禮曰氣也
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聖人魂魄攝於魂升而
爲神賢人魂魄附於魄降而爲鬼故鄭康成注樂記曰
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鬼神之靈聖
賢之魂魄爲之此儒家之說也而墨家直謂鬼神賢於

聖人馬竹吾輯是書有複出而未并合者爰重編之

王孫子敘

王孫子之名不傳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注一曰巧心此其書之別稱非其名也藝文類聚又稱爲王孫子新書影宋本意林卷二鶡冠子之後錄王孫子衛君重裘累茵一事其文較藝文類聚爲詳明人刻本無此節文又誤以莊子雜篇繫王孫子反置在鶡冠子之序與標目次第不符聚珍本已校正其說矣漢志王孫子止一篇隋志云梁有王孫子一卷亡意林標題三卷其字誤與馬竹吾輯是書尙有疏舛今重輯之

子

五

申子敘

劉向別錄云申子六篇學號荆名荆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漢志劉之恣家云六篇據中秘書言也今篇名之可考者曰君臣曰大體曰三符餘三篇之名不可知已七錄云申子三卷意林同嚴鐵橋輯其逸文遺漏頗多馬竹吾所輯又未盡善今重按而更訂之

桓子新論敘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著新論十六篇本造閔友
琴道各一篇餘皆分上下故亦併二十九篇其標題篇
弟具見范叟本傳及章懷注王充論衡睥睨一切而
獨折服是書嘗謂君山佗新論論世閑事辨照然否虛
妄之辭偽飾之辭莫不證定甚且以爲新論之義與春
秋會一其推譽可謂至矣孫鳳卿輯是書淡慮咎人徵
引其辭未顯標題必欲臆爲分別難免武斷惟文選注
明引琴道遂以是篇冗首次以意林所載餘皆以所采
書爲先後殼襍而無倫重復而迭見無由見本書之標
栝嚴鐵橋更爲編輯其書未見讀其漫藁中所載目錄

子

六

乃以羣書治要所錄十区事意林所錄三十区事爲綱
而以義之相類者比附其閒是豈能一復本書之舊哉
武斷之譏恐不能免矣然魏馬二書所錄皆仍本書次
弟今舉其語之明顯者在別附書後俾讀是書者生千
片語無由知其命意所在別附書後俾讀是書者生千
百季後猶尋見其具體豈不愈於孫輯之襍陳疊見哉
孫氏未見治要本書端緒無怪茫然近尋嚴輯文目互
相比校重編之如左

崔氏正論敘

漢崔實字子真一名合字元始涿郡安平人後漢書有

傳所化書曰政論亦曰本論今題曰正論從意林也隋志恣家正論區卷舊唐志同新唐志云六卷其書至北宋已逸後漢書本傳載其論治二篇并合為一羣書治要載其論治七篇其一同於本傳今以意林所錄原書次弟推之其一革敝政其二參霸術其三刺奢僭其四刺貪污其五勸工化其六尙久任其七論重祿其八謹大赦綱領既定乃以唐宋箋注類書家所引殘文以類相埒非敢謂本書次弟盡然也其大較或者不遠矣乎王子正部敘

王子正部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後漢文苑有傳其書次

子

七

稱王逸子夾曰正部論意林云正部十卷高似孫子略載庾仲容子鈔舊目王叔師正部六卷隋志儒家載七錄有正部論八卷云區其書以勸學慎習為主不媿為儒家言論壽代經傳之闕濶及當世著作之冗襍夾淡中繁旨嚴輯王逸文未及此書今用馬輯本而以意林次弟類編之

仲長子昌言敘

漢仲長統字仲理山陽高平人撰昌言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隋志入禰家云十二卷錄一卷唐志入儒家云十卷與意林同其書襍佚本傳載理

亂損益恣誠三篇羣書治要又載其論治十篇意林引
二十二節一節同本傳區節同治要水經注齊民要術
及唐宋注家醫家類書家所引尙尋六十九節今依意
林次第排比各篇又以義之相類者分附其閒校其異
同補其喪失文之重複者去之尋七十四節定爲十七
事一論政治以惠化爲先二慨理亂之無人三議損益
之有方四恣古人任相之重誠當世感宦之專區鼓風
俗以廉潔六言后黨之權勢宐抑七言寺宦之禍亂可
監八言禱祀器葬宐革非禮之舉九言宮室車服宐遵
大中之道十言咨諏臣下以宏天惠十一言諫諍之難
十二言士品之卑十三言愛惡之僻性情之偏十四言
倫常之道十五言人事爲本天道爲末十六課農桑十
七襍論古今行事嚴馬所輯殺襍無倫漏失孔多爰重
搜而編之

通語敘

通語吳殷基撰基雲陽人其父禮埒見吳志顧邵傳意
林標題通語八卷不著作者姓名隋志儒家云梁有通

語十卷晉尙書左丞殷興撰區舊唐志復著錄云通典
十卷文禮撰殷興續據吳志裴松之注云禮子基作通

語又引文士傳曰禮子基燕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

數十篇文士傳晉張隱所化松之宋人二家所言當尋其實隋唐志載通語有十卷多意林標目二卷蓋殷基通語本止八卷殷興續之為十卷舊唐志云殷興續當亦尋其實其以為文禮撰者蓋以基自敘其書有父禮字惠嗣云云讀者誤切為文禮也禮吳零陵太守基吳燕難督興晉尚書左丞馬竹吾輯是書以興為基之字誤又以其官職不符遂謂吳叵入晉官至左丞未免武斷矣然其書之成當在吳叵之後觀其斥言孫權可知也今據意林所載及裴注所引合而輯之太平御覽引殷興通語其言較裴注為詳蓋即興之所修而續者附注於下不入正文為意林標目八卷為基書非興書也

子

九

典論敘

魏文帝丕箸典論刻石於太學與石經竝列凡六碑晉亂已毀其二隋志箸錄一卷非全碑也其簡編之書是時尚存隋志唐志子部儒家有典論五卷與意林所題合魏志言帝好著述自所勒成亟百篇此兼詩賦言之非典論有百篇也裴注引王忱魏書云論譔所箸典論詩賦蓋百餘篇可證孫鳳卿輯是書以百篇即典論非也典論篇數今不可知其篇目可攷者曰姦讒曰內誠曰酒誨曰論文曰太子曰終制曰自敘七篇篇皆有序

則其餘可知矣孫氏因文選載論文魏志注引論卻儉事謂典論分目皆以論爲篇題與各書所載篇目不合次非也今依羣書治要及意林二書所錄次第排比逸文其書首論禪讓次論學術三論漢帝尋失四論政治五姦讒六內誠七酒誨八論劍九論文十論養生十一終制十二自敘學術爰取孫氏輯本補其遺漏刪其重複黜其誤采勒爲一卷後見嚴氏文目復訂之

魏子敘

魏子漢魏朗撰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李膺從之遊陳蕃又薦之於朝事蹟具後漢書黨錮傳著書數十篇號

子

十

魏子意林仍庾仲容子鈔舊題十卷隋唐志入儒家止存三卷原書之槪佚久矣今按輯其說僅尋十八事幸著書之意尙具見於殘編斷簡中朗持己矜嚴與人交一以恕如言錄人一善則蕪弃人采材一用則蕪弃材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又傷冗危殆之國難遠害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檢量淡有誠於李膺之徒也喜怒不見容治病用道術似又致力於黃老家言者黃老家善保身朗卒歿亏黨錮爲其與李膺陳蕃相善也讀其書知其與陳李之婣直大不相侔矣范書竟從當時陷害之言入之黨錮謬哉馬氏輯

是書尚有脫遺今用其本重加校正補其未備

任子敘

意林任子十卷名奔仍庾仲容子鈔舊題也高似孫子略載庾原目作任弁弁乃奔之誤奔吳句章人王伯厚四明七觀賦注引會稽典錄云朱育對濮陽興曰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奔所馳文檄藜若春榮宋洸熙王阮昌國志寶慶羅濬四明志元大惠馮福京昌國志竝引朱育語且云有任子十卷與意林合嚴鐵橋據魏志王昶傳注任嘏箸書三十八卷及隋志道家有任子道論十卷遂謂意林任子名奔奔當作嘏

子

十一

殊不知嘏自有書名道論非此任子也任奔之言尙儒術任嘏之所述黃老其書意旨迥異意林所錄爲任奔原注不誤初學記引奔語曰任子引嘏言別之曰任嘏道惠論是唐初二書均存也又代之亂二書鹹佚李昉等輯太平御覽似已未見原書徒從古類書所引采而入之其引任子有八事又事同於奔二事同於初學記所引任嘏道論一事不可知其爲誰語馬氏輯任嘏書從嚴鐵橋說盡將任奔之言歸之於嘏謬矣今黜嘏存奔尋二十又事采入定海廳志實我鄉先賢箸作之冠冕也

杜氏體論敘

體論魏杜恕撰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魏志本傳云恕在章武著體論八篇隋唐志入儒家竝云四卷與意林同蓋卷各二篇也魏志裴注引杜氏新書云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宥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尋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今以羣書治要及意林次第編輯其文乃知杜氏新書所言統論全書綱領首言君臣各有體次言言行必以誠次言政以道御刑以公平次言兵之有體無體其敘次悉與新書合次言治國莫善於聽察次言生平不輕為毀譽新書之言不及此其文為裴注所刪節與抑魏氏羣書治要兼錄其篤論之語與今不能質言之矣

杜氏篤論敘

篤論魏杜恕撰恕有體論隋唐志竝列儒家篤論則入雜家云四卷今佚太平御覽引篤論吾季五十不見廢棄云云魏志裴注作杜氏新書李匡又資暇錄引篤論操字伯度善草書與裴注引新書記理字仲務事相似則杜氏新書卽篤論之別名也隋志恕燕集凡所奏議書敘悉在篤論意林載其書又節其第二節與魏志本

傳論考課事合弟三節見本傳諫用廉昭疏則其他奏疏在篤論中可知矣其與宋瓘書在篤論見御覽體論自敘亦在篤論見三國志注則其他書敘在篤論中可知矣彙而輯之凡十九事意林未載兩節與本書語不符乃後人敘述之誤別為附錄不與焉

唐子敘

意林標題唐子一卷名滂字惠潤生吳大元二年據本書云大晉應期一舉席卷其書之成在吳亡入晉之後夫人當罍亂之秋灾起无妄係身無術嚶嚶者狂以嬰禍涼涼者猥亦干辰既不可與世同污又不能違身獨

子

三

潔善用其術者其莊老乎世愈衰道家之說愈盛勢使狀也唐子書僻暴至之榮防負俗之曩守真杖信卒保管領於舉世不容之日嗚呼難矣而抗希韓終思同僊公黃遁云乎哉

物理論敘

晉徵士楊泉字惠淵梁國人所著書有太元經十四卷物理論十六卷又有集二卷錄一卷並見隋經籍志今其書俱亡逸不傳幸馬氏意林錄太元經六事物理論十有五事至今猶尋見其櫪栝太元之文與易林相若蓋亦占筮之書馬竹吾輯其逸文尋十四事物理論乃

統論天地象數人物名理章逢之輯其逸文畧若干事
孫淵如夏補其遺失刊入平津館叢書狀章孫二本皆
從明刻意林誤以傅子文爲物理論而溷入之又誤以
物理論爲傅子黜而不采今校定意林業已釐正舊文
各歸部冗乃用孫輯本重加正定黜其傅子文七十七
事併其複八事補其遺十二事釐定逸文凡区十有区
事首列天象地宐之言從孫本也次以用人愛民擇鄰
講學論藝勵行養身禩事俱依意林所載之次以類相
比不用孫輯之例

蔣子萬機論敘

子

西

萬機論魏蔣濟撰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謀略讜論具
見魏志本傳隋志禩家蔣子萬機論八卷與意林同新
唐志作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僂館閣書目十卷
区十区篇今惟十区篇恐非完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
区今輯其逸文若干事釐定次第首陳爲政須賢佐次
誠用刑多濫及三懲用兵之荼毒四言用土宐拔奇取
異弄代賤儒重制名之禍可爲殷監区考定器服六評
論古今人材立言藹然無慚儒者馬氏輯是書尙多遺
漏因補所未備而編定其次焉

譙子法訓敘

汰訓蜀譙周撰周字允南蜀志有傳隋唐志竝入儒家書八卷意林同其勸後主降魏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繼孫綽子謂之苟存然汰訓一書初不可以是揜也馬竹吾輯本尙有遺脫今補而重訂之凡二十一事

顧子新言敘

顧子新言吳顧譚撰吳志本傳云譚字子默吳郡吳人意林云譚字默造與本傳異本傳云著新言二十篇隋志舊唐志化新語隋志云十二卷舊唐志云三卷新唐志化新論云四卷意林化新言同本傳云三卷同舊唐志馬竹吾輯是書既據本傳新言二十篇有知難篇其

子

五

敘則據隋志云新言十二篇篇爲一卷說要矛盾馬氏又以本傳所載疏爲知難篇文太平御覽所引新言爲顧譚語此亦未可知之辭也今姑從其說錄之以意林之所引補之

鍾子弼蕘敘

鍾子弼蕘魏鍾會撰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魏志本傳言鍾會之學精練策數會死後於會家尋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荆名家其文似會不言著弼蕘隋志禰家有鍾會弼蕘論三卷與庾仲容子鈔同今輯其逸文昇七事太平御覽載論交文尙詳餘皆斷圭殘璧也或道

或荆名莫由窺其宗悒矣

典語敘

典語吳陸景撰景字士仁吳郡吳人事蹟具見吳志陸抗傳隋志儒家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舊唐志無典語別典語又作典訓太平御覽又引作陸景典略誤也今輯其逸文於羣書治要尋八篇耿耿於任賢恤民語皆切至又於意林尋三節卽疇八篇之逸文於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尋十節亦皆殘圭斷璧之可寶者藝文類聚又載陸景誠盈其諸亦典語中之一篇與附諸卷末凡二十有二事

子

六

默記敘

默記吳張儼撰儼字子節吳人事蹟見吳志孫皓傳注隋志禰家傅子下云梁有默記三卷唐志復箸錄今書已逸蜀志諸葛亮傳注載述佐篇及武侯後出師表一篇皆儼所作也夫武侯內治蜀外征魏其勳績赫赫昭人耳目然當時好大言者以武侯不能卒厥功輒短其才儼作述佐篇尊諸葛抑司馬而難者又謂諸葛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不如閉關守險無事空勞師旅儼以爲討賊事不可息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乃託其辭於諸葛以爲後出師表已自道之其意欲爲諸葛解

嘲也而後世僨軍之將反從此藉口咎吾先君子傲居
集力辯此表之贗與苻表辭氣迥別且據趙雲傳雲卒
於建興七年六季出師雲尚未卒不尋云趙雲之器而
近之好此表者則曰宋儒言無所為而為之謂之義有
所為而為之謂之利武侯之討賊義也成敗利鈍不逆
睹無所為而為之也吁是何謬哉後表不載於武侯文
集亦不見於陳壽志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有此表而
又溯其所出云此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則此表為張
儼擬佯明矣儼吳人能備悉魏蜀文獻暗謂儼有出境
才儼自以皇萼不辱命為言儼有此學自能擬此表於

子

七

趙雲事少有塗鎔亦無足怪咎陳平解平城之圍其計
秘莫尋閻桓譚以意度之曰圖美女以恐閼氏史注據
其言以為事實張儼此表亦以意言之爾後人據而信
為武侯表不以為疑儼之著佯亦可謂善代庖矣又輯
意林初學記書鈔逸文四事附諸二篇後合為一卷

裴氏新言敘

裴氏新言吳裴公撰公字彥黃下邳人事蹟埒見吳志
嚴峻傳隋志禩家傅子下云梁有裴氏新言五卷亡唐
志復著錄馬竹吾輯是書遺失甚多今重輯之尋十六
事吳志嚴峻傳云峻與裴公張承論管仲季路又問子

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卒相反覆各有文理今輯逸文於管仲尋一事而不見子路於晉文尋一事而不見齊桓於夷惠二人事一無所見云

袁子正書敘

袁子正書晉袁準撰準一佗准字孝尼事蹟見晉書袁瓌傳正書二十卷隋唐志意林竝同今逸惟羣書治要錄其體政經國設官政略論兵王子主失厚惠用賢悅近貴公治亂損益世治制法人主致賢明賞罰凡十七篇又輯尋逸文四十一事補其闕略去其重複又定為二十區事準於學無所不通其解經之書有易周官

子

六

詩傳器服注多尋聖人之微言其考據之書有正論十九卷亦多合古人之禮意正書則其論治之書也首篇體政言仁義禮制治之本法令刑罰治之末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兩通而無偏重乃治之至此其佗書之大旨也書內又論厚惠可持久用賢可成功悅近可增遠賢公可息姦無非發明仁義禮制之本不可不深且厚兵必備正體制必信法令又發明其末之宜重且慎準之論治亦可謂袁裏俱澈矣

袁子正論敘

隋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晉袁準撰梁又有袁子正

書二十卷袁準撰唐志儒家作政論二十卷袁準撰正書復箸錄亦云袁準撰馬氏意林於正書二十卷下注云袁準正論十九卷下注云袁口字耀卿分爲二人之書攷魏志袁渙傳渙字曜卿曜耀古通袁口當是袁渙渙乃準之父也而正論爲準作當從隋唐志準一作准自三代所行書准或譌作淮準或譌作渙時人遂不以正書正論爲準作羣書治要載正書通典引正論竝題袁淮意林載正論又題爲袁渙晉書準事埒見袁瓌傳於準所著書但言注罽服經傳亦不言正書正論惟魏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云渙有四子侃寓與

子

九

準準字孝尼箸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區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裴注云此準之自序也準自序其書云論治世之務卽指正書而言也云論區經滯義卽指正論而言也裴注又引袁氏世紀有渙不取呂布軍中物事太平御覽引其說以爲袁準正論則世紀乃正論中之一篇猶太史公自敘班固敘傳之類準自誤世紀以爲此書之敘遂不自署其名且所敘其父渙事特詳此後人所以致誤袁渙與三國時吳人有殷禮者其子曰基作通語書中載其父禮行事唐志題爲文禮通語其誤正同馬竹吾輯是書文旣

屨襪且有罅漏嚴鐵橋輯本亦有舛錯如御覽六百三十六引君臣政論有恤刑一條嚴氏以君臣為袁子之誤采錄卷首其實此係楊相如作非此書也唐志子錄儒家楊相如君臣政理論三卷可證又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引招公子三事藝文類聚八十八八十七引觀殊俗二事雖袁進語亦非正論今重輯是書凡若此者皆不采入

蘇子鈔

周蘇秦有蘇子三十一篇見漢志縱橫家晉蘇彥有蘇子七卷見隋志道家庾仲容子鈔目錄載蘇子八卷并

子

三

注自云魏人意林六載蘇子十六卷又注名淳衛人也衛乃魏字之誤其人在蘇彥焘文選注初學記北堂書鈔諸書引蘇子後人皆以為彥語意林載淳語曰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炳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並引之王氏困學紀聞以為蘇秦語固誤後人以為彥語亦未是蘇秦縱橫家言易於區別淳與彥之言膏如膏之與漆既合而莫由分按而輯之聊存意林之一種而已

桓子世要論敘

桓子世要論魏桓範撰範字元則沛國人事蹟見魏志

曹爽傳隋志恣家世要論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以舊唐志與意林皆云十卷今其書已逸惟羣書治要載其為君難臣不易治本政務節欲詳刑兵要辨能尊嫡諫諍決壅讚象銘誅十三篇較太平御覽所引為詳倫猶尋見其學術又序作一篇乃自道其他書之意不尙辭麗而賢存道不好巧慧而惡傷義魚豢魏略云範嘗撮鈔漢書中諸禠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以示蔣濟濟不宥視今輯其逸文知桓氏之書不盡取諸漢書且所陳多大義亦不盡言禠事魚豢之言未免左袒蔣濟咎楊雄作太元恣言張伯松不宥一觀王充論衡

子

曰伯松與其人竝肩故賤其言若楊子雲生周金匱矣賢鵠賤雞自古通弊固不獨蔣濟然也諸書引範語或作新論或作要集或作世論或作世要或作政要論皆一書合輯之

陸子敘

陸子晉陸雲撰雲字士龍吳人晉書本傳稱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卽隋唐志集錄所載陸雲集十卷是也傳又稱撰新書十篇卽隋唐志子錄道家所載陸子十卷是也今輯其逸文尋七事以存道家書之一種

夏侯子新論敘

夏侯子新論晉夏侯湛撰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晉書有傳意林新論十卷隋唐志同屬儒家嚴氏馬氏有輯本俗其未見意林末卷所引數事爰補而入之

析言敘

析言晉張顯撰顯所著有析言又有古今訓至隋時二書俱逸佗志者據梁所有人之禪家又注云亡意林云析言十卷隋志佗析言論云二十卷竝與意林不合顯字季明其學多識海言往行動備古管以爲識北堂書鈔引析言曰謁者僕射季明清達有高才多識海代格言蓋其書序也據隋志張顯晉議郎又與本書官竅不合蓋佗志者本未見其書據梁所有以入志其傳誤自不免已

幽朶子敘

幽朶子晉杜夷撰夷字引齊事蹟具晉書本傳隋志道家佗杜氏幽朶新書二十卷唐志佗杜氏幽朶子三十卷意林標題書名同唐志卷數同隋志攷杜氏新書卽篤論非幽朶子隋志并題新書唐志云三十卷皆誤當以意林爲正杜氏家學皆宗儒至夷一變而入道其言曰道以無爲爲家清靜虛寂宏廣多包聖人所宅此其宗指也馬氏輯是書兼采新書今補其遺漏四事黜其

誤入八事

孫子敍

孫子晉孫綽撰綽字興公其書亦僞孫綽子所以別孫
武子也隋唐志并入道家書十二卷今輯其逸文慕黃
帝天衢之遊好莊周渾沌之宗以爲真人在冬則松竹
在火則玉英雅與道家言合又謂由禮則雅不由禮則
夷譙周說後主降魏是苟存非大亢正之道其言又近
於儒家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或
問雅俗曰判風流正名分其言又近於名家釋平陸釋
回水釋時好釋巨虛又似後世訓詁家之言綽之學亦
可謂襍乎襍馬氏輯是書脫漏孔多爰重搜而釐定之
凡三十有二事

志林廣林敍

志林廣林二書晉虞喜撰影宋本意林六載志林二十
四卷題名盧逵傳寫誤也隋志儒家有志林新書三十
卷下云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後林十卷虞喜撰以唐志
有志林新書二十卷後林新書十卷不載廣林通典引
廣林止一節其餘但題虞喜史注亦多舉其名不舉其
書今輯逸文無由別其爲何林語故總題之曰志林廣
林通典又別有虞喜通疑虞喜釋滯攷隋唐志載喜所

著書竝無此目則通疑釋滯實志林廣林之篇名非別一書也其書長於考據雖以齊斧爲齋戒受斧犧尊作犧牛形未盡可據而訂正舊說時有精覈之言爰以釋滯通疑之辨論經典冗首考定史漢書次之襍論故事又次之勒爲一卷以存虞氏之學

顧子義訓敘

顧子義訓晉顧夷撰隋志儒家有顧子十卷云晉揚州主簿顧夷撰唐志作顧子義訓意林標題義記十卷下注顧夷攷隋志襍家有義記二十卷係蕭子良撰非出顧夷蓋影宋本記字誤也其書久逸今輯尋十六事如

子

五

云衣煖而忘百姓之寒會美而忘百姓之飢遊女見人悅之自謂逾於鹵施榮紂見人尊之自謂過於禹湯目擊心摧慨乎其言之夷爲揚州主簿旋退冗窮處簞食瓢飲自謂三墳五典之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不以窮苦改其樂時與子萼輩遨遊山水閒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意清夷蓋隱逸士也其事蹟不載於晉史今多失其傳焉然天懷高曠讀其書猶可想見其人

也

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敘

漢志彤沘家有相六畜三十八卷不分子目隋志五行

家據梁七錄所有伯樂相馬經甯戚相牛經浮邱公相
鶴經分載其書注云竝匹唐志復著錄人之農家又考
相牛經出甯戚其後王良亦有相牛經高堂隆亦有相
牛經大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相牛經云牛經自甯戚
傳百里奚漢世河鹵薛公尋其書以相牛千百里一作不
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祕其書
則高堂隆之相牛經卽本甯戚書而增加者也然今不
能別其語爲甯戚爲高堂隆矣相馬經出伯樂漢馬援
傳歷敘時人善相馬製銅馬式注引援銅馬相法頗詳
其後有無名氏相馬經有徐成相馬經又有諸葛穎相

子

五

馬經太平御覽又引相馬經云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長
兄弟蒙寵於府君治馬方報以千金不傳號淮津方尋
陽丞陽朱君方畧夏豫州從事沛國蕭跣方畧夏則徐
成之相馬經爲醫書又別一種唐志云諸葛穎相馬經
六十卷其合諸書而增補者與然今亦不能別其語爲
伯樂爲馬援爲徐成爲諸葛穎矣相鶴經出浮邱公其
後淮南八公亦有相鶴經鶴古鶴字文選鮑明遠舞鶴
賦注云相鶴經者出自浮邱公公以授王子晉崔文字
者學仙於子晉尋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
采藥昇之遂傳於世則八公相鶴經似卽浮邱公書而

梁七錄分別之爲二種則八公自有增益之言也然今亦不能別其語爲浮邱公爲淮南八公矣諸相經宐依漢志屬彤法家隋志入五行唐志入農家皆未當諸相經至隋已入隋志可據唐志復著錄不過據後人掇拾之篇已非全書通考言今本相鶴經從意林鈔出今并此本亦未尋見唐宋類書所引又未知於意林何若且意林相牛經甯威相馬經伯樂相鶴經浮邱公皆據其最古之書今據唐宋人所引諸家說悉采諸篇難必其爲馬氏據采之本矣

黃石公記敘

子

美

漢志道家有太公說兵書八十五篇隋志兵家有黃石公三略三卷黃石公記三卷馬氏繹史錄三略書以爲此圯上老人以授張良者卽太公兵法淡其然豈其然乎漢光武帝詔嘗引三略語以爲周秦古書可矣黃石公記記黃石公之事其書又後於三略文選注引記序云黃石公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初學記引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隱之曰黃石公神之曰鎮星此作記之意也

萬畢術敘

萬畢術舊題漢劉安撰漢志不著錄史記龜策傳褚先

生見萬畢石朱方梁七錄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或以為此卽漢志淮南外書之一種或以為淮南好方技後世多依託其名以成書如淮南九師道訓淮南八公相鶴經亦皆襲其稱萬畢未必是劉安外書然褚少孫見其方阮孝緒箸諸錄其書自古矣白帖引神龜在江南嘉林中齋戒以待狀如有人來告因以醮酒求之三宿而昇藝文類聚引尤為山精結陰陽精氣服之令人長生絕穀是其書本言神仙之術也白帖所引神龜云云卽褚先生為郎時所見萬畢石朱方司馬貞索隱曰萬畢術有后朱方藝文類聚所引萬畢術亦石朱方之類不

子

毛

及其萬畢經太平御覽又專錄鄙瑣之術并不及其養長之方而作者之意遂晦寢莫尋而知矣孫鳳翼輯是書尙多罣漏今校正其誤字補輯其遺文并闡發其化書之大指如此

夢書敘

占夢之法始於周禮漢京房始作占夢書崔元又續之隋志占家夢書十卷不著姓氏意林所載卽此書也又有周宣夢書一卷解夢書二卷唐志占夢書三卷周宣撰蓋合解夢書為一書也唐宋類書家所引夢書今不能別其誰氏姑合輯之以偷意林逸書之一

意林校本敘

意林六卷唐扶風馬總元會編首有戴叔倫柳伯存二

敘戴敘作於貞元二季今局本他二十季誤云裁成三軸明季柳

伯存之意讀柳廢跋敘馬氏編書之意暨增廣之敝具

見唐志作一卷一蓋六字之譌元明以來流傳之本卷

二殘闕兩家卷六全缺四十一家以仁和汪選樓家所

藏照宋本書六卷為最完善世間罕見其書諸家所據

校者一為道臧本一為四明范氏天一閣鈔本一為明

廖自顯刻本其書皆止五卷無六卷五卷之末或誤以

子

三

物理論為傅子以傅子為中論以傅子中論為物理論

或又誤割唐子之半以當傅子又屢越傅子之文入物

理論中諸家有據廖氏所刻校以天一閣本者今之聚

珍本為乾隆館閣諸公所校者是也內校語有云一本

閣鈔本有據天一閣所鈔校以聚珍本者今之周耕厓業廣

所校本尋於綠飲鮑氏者是也有補卷二之逸文輯卷

六之遺子者今之張氏僧月山房所刻陶鏡寰校本是

也有據道臧本攷定其次補其闕目者嚴鐵橋均可所校

四錄堂本是也有據照宋本以校周本補完全書復歸

六卷者李金瀾遇孫補校本汪小米遠孫復校本是也總覈

意林校本敘

意林六卷唐扶風馬總元會編首有戴叔倫柳伯存二

敘戴敘作於貞元二年今局本作二十季誤云裁成三軸明季柳

佖者之意讀柳廢賸敘馬氏編書之意暨增廣之敝具

見唐志佖一卷一蓋六字之譌元明以來流傳之本卷

二殘闕兩家卷六全缺四十一家以仁和汪選樓家所

藏照宋本書六卷為最完善世間罕見其書諸家所據

校者一為道臧本一為四明范氏天一閣鈔本一為明

廖自顯刻本其書皆止五卷無六卷又卷之末或誤以

物理論為傅子以傅子為中論以傅子中論為物理論

或又誤割唐子之半以當傅子又屢越傅子之文入物

理論中諸家有據廖氏所刻校以天一閣本者今之聚

珍本為乾隆館閣諸公所校者是也丙校語有云一本

他某者即指天一閣鈔本有據天一閣所鈔校以聚珍本者今之周耕厓業廣

所校本專於綠飲鮑氏者是也有補卷二之逸文輯卷

六之遺子者今之張氏僧月山房所刻陶鏡寰校本是

也有據道臧本攷定其次補其闕目者巖鐵橋可所校

四錄堂本是也有據照宋本以校周本補完全書復歸

六卷者李金瀾遇補校本汪小米遠復校本是也總覈

子

天

各書天一閣鈔本凡六十有二家嘉靖廖刻本凡七十
有一家周校本於廖刻外采輯逸文又條張刻本又於
七十一家外采錄逸文又家李汪兩家均依照宋本補
足凡尋一百一十一家其尋見照宋本以校是書者實
止金瀾一人小米見其書未及校校是書時照宋本又
燬於火而金瀾據照宋本以校耕厓書吾又惜其於章
節之分及書題之大注攷而正之至文字異同溷別於
周校本中未有標識小米過校時周李兩校文又不為
區別今無由定其若而字為宋本則宋本之不見於今
者以李氏未諳校讎之法也而弟六卷之不絕於今蔣

子

元

生沐別下齋書尋據以槩行者此乃李氏之功也今參
攷諸家以俗月山房本為主攷各家之同異祇注本文
之下每卷書題之注意節之分以及六卷全文悉依李
氏所據照宋本補正仍注異同於其闕衰守殘缺補苴
罅漏寒暑已易什襲臧之有好古之士能槩布是書傳
諸久遠校者之願也亦編者之幸也

光緒己卯閏月以周校意林載復輯意林中所錄逸

子之語有祇見於古籍者香而坳之凡四十四種具

詳再敘

子慰子後別行
辨子敘故不及

為我槩是書子卽以稟昇之久未見梓予索槩本還

矣以疏失對其實書在也因自尋舊槧只見意林兩
冊所輯逸子書無一種存者曾汪選樓有意林翼一
書體例與予相同槧藏橫河許氏燬於火遂不傳予
書又被益齋攫去果爾又凸是此書兩厄於許氏矣
何哉

子

三

同遊

書又據益齋槧本果爾又凸是此書兩厄於許氏矣

書又據益齋槧本果爾又凸是此書兩厄於許氏矣

書又據益齋槧本果爾又凸是此書兩厄於許氏矣

書又據益齋槧本果爾又凸是此書兩厄於許氏矣

